



# 論 命 運

周憲文

## 一 命運的解釋

——「科學算命」——

要論命運，先得說明什麼叫做命運？又命與運有何不同？茲先說命，再來說運。

本文之所謂命，亦即算命先生所說的命。根據普通辭書的解釋，謂「凡窮通得喪，有若或使之，非人力所能爲者，皆曰命。」孟子說：「莫之爲而爲者天也，莫之致而至者命也。」荀子說：「節遇之謂命」，均是蓋所謂「莫之致而至」，所謂「節遇」，都是「非人力所能爲」，「而又若或使之」的。簡單的說，命就是遭遇，一人自生至死，其所遭遇的，有對於自己有害的，有對於自己有利的，有利的遭遇，是一人之幸。有害的遭遇，是一人之不幸。一人之幸與不幸，就一時說，是一人之運，就一生說，是一人之命（參看馮友蘭著《新理學》）。這就是說，運是一時的，命是一生的。易詞而言，亦可說：「流年爲運，終身爲命」。所以，一人要是所遭遇的幸，多於或大於不幸，我們說他的運好。反之，要是一時所遭遇的不幸，多

於或大於幸，我們說他的運壞。又如一生所遭遇的幸，多於或大於不幸，我們說他的命好。一生所遭遇的不幸，多於或大於幸，我們說他的命壞。

這樣說來運就是命，命就是運。兩者的不同，祇在時間的長短而已。不過，通俗的說法，與此兩樣，須要注意。即在通俗，大有認爲運是「偶然的」，命是「必然的」的意思，所謂「某人運道碰得好」，「運道」既是「碰得」的，那自然是偶然的。又所謂某人「命裏註定」的，那自然是必然的。這兩者的性質，看起來完全不同，其實這一說法，是表面的。這就因爲不論命與運，都是一種遭遇。這種遭遇，就長時期看來，尤其是在所謂「蓋棺定論」的時候，一生種種，均已固定，所以說是「命裏註定」的，甚而至於把遭遇這一意義都沖淡了。運就不然，因爲運是就短時期說的，這中間就有許多的變化。那就特別顯出「運道」似乎是「碰得」的，似乎是偶然的。這好比天氣，自夏至冬，由熱而寒，是一定的。這猶如一人的命。同是天氣，由夏至冬，每日寒熱，變化莫測，這猶如一時的運。其實，這一變化，也是一定的。由熱而寒，爲其著者。不過，我們在當時（即在短

時期內，不易體驗出來，似乎那是「碰到」的，似乎那是「偶然」的。總而言之，運與命，兩者的本質是一樣的。所以下文所論，有時祇就命說，有時祇就運言，為求節省篇幅，不再相提並論。

## 二 命運的本質

以上主要是說命運的意義。

接着就要申論命運的本質。這可分為四點。

第一：這是未知的，諸如上述，命運祇是一種遭遇。由這遭遇兩字，也可知道這是屬於未知的。換句話說，已知的事，一定發生，那就不成爲遭遇。比方說，我有十年的定期儲蓄，明年到期，可以收入十萬元，這不能算我的運好。因爲這是已知的，不是未知的。這將一定發生，這不算遭遇。假定我今年打中航空獎券的頭獎，收入十萬元，這才算是我的運好。因爲這是未知的，因亦可以說是遭遇。再如我今天出門，約定去看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，這一會見，也不能說我運好，因爲這是已知的約定，不是未知的遭遇。假定這位多年不見的老友，是在無意中遇見的，這才可算我的運好。因爲這才是未知的，這才是遭遇。

第二：這是未來的。謂命運是未知的，這很容易懂得。謂命運是未來的，那就相當費解。比方說，我去年中了航空獎券的頭獎，或昨天碰到一位多年未見的老友，這些都是過去的，但都是我的運。由此看來，命運也就可以是過去的。其實不然。一般所謂某人去年運好，某人昨天運壞，嚴

格說來，這是說某人去年對於未來的遭遇是好的，某人昨天對於未來的遭遇是壞的。並不逕指去年或昨天的事情而言。這因命運既是未知的，那就一定是未來的。（反過來，未來的，不一定是未知的。諸如定期儲蓄的年期，以及夏之於冬，都是未來的，都是已知的。）質言之，凡是過去的，都是已知的，所以這就不能算爲命運。就如我在去年中了航空獎券，這件事情雖是過去的，但就中獎這一點來說，那在當時，還是屬於未來的。即在當時，還是屬於未知的。（亦即此知是屬於未來的。）所以算是運。

一言以蔽之，如說一個人過去命運的好壞，這一過去，是就說的時而言的。如就命運的本身來說，這一定是屬於未來的。而且是未知的。一個瞎子，替人算命，他也講過去，但他祇說你幾歲結婚，幾歲喪父，決不說你幾歲走路，幾歲穿衣，這就因爲結婚喪父，就結婚喪父以前來說，都是未來的。亦都是未知的。至於走路穿衣，就走路穿衣以前來說，縱屬未來，亦屬已知。因就不能算是命。

命運的本質，除了上述兩點以外，還有兩點可說的。那就是必然的與無因的。茲分論之。

第三是必然的。由上所述，命運既是未知的，又是未來的，則其實現，是偶然的，還是必然的，那就值得注意。假定說是偶然的，則照個人的解釋——即謂「流年爲運，終身爲命」，認爲命運是一樣的——那就既沒有命，也沒有運。即無所謂命運。（如照通俗的說法，即謂運是碰得的，

命是註定的，那就可以說有運沒有命。）反而觀之，假定說是必然的，則照個人的解釋，那就有命，而且有運，即命運都是有的。（如照通俗的說法，那就可以說有命，沒有運。）正因如此，所以凡是相信命運的人，他一定認為命運是必然的。即所謂「註定」的。世有「定命論」之說，根據即在於此。現在試舉一例。比方說某甲今年中了航空獎券的頭獎，這在表面看來，是偶然的（此即認運是偶然的）。可是我們站在命運的立場來說，必須認為這是必然的。那就因為某甲今年交了發財運，才中航空獎券。交運是因，中獎是果，不是因為他中了獎，才說他交了運。蓋如如此說法，那就中獎變成了原因，交運變成了結果。命運既依存於遭遇，那就根本否認了命運的存在。此外，社會上還有一種所謂「運由行轉」的說法。（即謂一個人多行好事，可使壞運變成好運。多行壞事，可使好運變成壞運。）這也是否認了命運是必然的。其實，這一說法，不是算命先生的「江湖術語」，那就是有心之士的「勸善之詞」。都不足以語命運的。算命先生算命，他祇是將那「未來的」、「未知的」、「必然的」事，告訴人家而已。他與人家所不同的，也就是他比人家高明的，祇是人家未知的，他已先知，如此而已。

第四：這是無因的。一個人的遭遇，不論是好是壞，嚴格說來，他一定是原因的。假定這原因是說得出來的，那就不能叫做命運。命運是無因的，也可說命運就是因。命運好，遭遇好。命運壞，遭遇壞。比方說，一個人生了病，這當然是有生病的原因。明白知道這一原因的人，他決不會認

為這次生病是因運壞，反過來說，祇有不明白這一原因的人，才會認為這次生病是因運壞。更進一步，也有明白這一原因的人，認為這次生病是因運壞的，那就因他未曾明白他為什麼要在這一時候得這病，因亦說明命運是無因的。惟其如此，所以知識愈差的人，他愈容易相信命運。知識愈高的人，他愈不相信命運。這就因為前者不不明白其所遭遇的原因，後者比較明白其所遭遇的原因。再如上述的「中獎」，如果因為舞弊而才中獎的，這因知道了舞弊是中獎的原因，所以中獎就不成為好運。必須說不出別的原因，祇因運好而才中獎，則此中獎，才是運好的表示。在這意義上，故說命運是無因的。

總上所說，可知命運的本質，一是未知的，二是未來的，三是必然的，四是無因的。

## 二 命運的有無

以上是說，命運的意義與命運的本質。在某種角度看來，都還是研討命運的準備工作。現在開始講到命運的中心問題。那就是命運的有無。申而言之，即在宇宙間，到底有無既屬「未來」、「未知」，且又「無因」，但屬「必然」的事？要是有的話，那就是命運是有的。否則，那就無所謂命運。

於此，試看列子的力命篇。

「力謂命曰：若之功奚若我哉？命曰：汝奚功於物，而欲比朕？力曰：壽

天窮達，貴賤貧富，我力之所能也。命曰彭祖之智，不出堯舜之上，而壽八百。顏淵之才，不出衆人之下，而壽四八。仲尼之德，不出諸侯之下，而困於陳蔡。殷紂之行，不出三仁之上，而居於君位。季札無爵於吳，田恆專有齊國，夷齊餓於首陽，季氏富於展禽。若汝力之所能，奈何壽彼而天此？窮聖而達逆，賤賢而貴愚？貧善而富惡，耶力曰：若汝若言，我固無功於物，而物若此耶？此則若之所制耶？命曰：既謂之命，奈何有制之者耶？朕直而推之，曲而任之，自壽自天，自窮自達，自貴自賤，自富自貧，朕豈能識之哉？朕豈能識之哉？這是力與命的對話。從這對話裏，可知力是失敗的，命是存在的。命的存在，且有各種的事實。但及問其所以，則命又連用兩句「朕豈能識之哉？朕豈能識之哉？」以作遁辭。由此可知，所謂命者，就是「豈能識之」的東西。明白點說，人的遭遇，凡是不能識其所以然的，無以名之，名之爲運。這不是我的曲解，請再以列子爲證。「揚布問曰：有人於此，年兄弟也，言兄弟也，才兄弟也，貌兄弟也，而壽夭父子也，貴賤父子也，名譽父子也，愛憎父子也，吾惑之。揚子曰：古之人有言，吾嘗識之，將以告若，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。今昏昏昧昧，紛紛若若，隨所爲，隨所不爲，自去自來，孰能知其故？皆命也。」這就明明白白告訴我們，命是「不知所以然而然」，命是「孰能知其故」。

我們知道列子的力命論，是認爲人是有命的，但其所謂命，竟是「不知所以然而然」，竟是「孰能知其故」，這與其說，人是有命的，不如說人是沒有命的。祇因人的許多遭遇，我們不知道他的原故，無以名

之，名之爲命，如此而已。如此說來，「豈有命哉？」

上引列子之言，反證命運之無，或嫌稍欠真切，再以今事爲例。

馮友蘭先生著新理學，於論命運時謂：「人生如打牌，而如下棋。於下棋時，對方於一時所有之可能底舉動，我均可先知。但於打牌時，則我手中將來何牌，大部份完全是不可測底。所以對於下棋之輸贏，無不幸，而對於打牌之輸贏，則有幸不幸。善打牌者，其力所能作者，是將已來之牌，妥爲利用。但對於未來之牌，則亦可靠其牌運。」那就是說，打牌有運，下棋無運。這照馮先生的說法，是因「於下棋時，對方於一時所有之可能底舉動，我均可先知」，「所以對於下棋之輸贏無不幸」，上句是說下棋的輸贏，雖是「未來的」，但是「已知的」（即非未知的）。下句是說，下棋的輸贏，雖是必然的，但是有因的，（即非無因的）。因此，就不能有棋運。（今人下棋輸了，說棋運不好，這是遮羞的遁辭），至於打牌呢？情形就與下棋不同。所謂「於打牌時，我手中將來何牌，大部份完全是不可測底」。這就是說，這是未來的，又是未知的。又謂「對於打牌之輸贏，則有幸不幸，善打牌者，其所能作者，是將已來之牌，妥爲利用，但對於未來之牌，則只靠其牌運。」這就是說，這是「無因的」，又是「必然的」（運好就贏，運壞就輸）。因此，就有牌運。

如此說來，命運似乎是的確有的。打過牌的人，還可舉出許多的證據來。「某人牌打得真好，可是四圈不和一副」。「某牌我開手就聽張，終被後聽張的上家，攔了和」。這「非戰之罪」，實在因爲牌運不好，而

比較深思的人，還可說出比較近似的原因。他說某人牌風之壞，（風就是運，然其經過比運尤速，其速如風，故稱），完全由於上副打錯了一張牌。這人大不相信有所謂牌運的。然則，上圈打錯了一張牌，爲什麼會一直影響到現在呢？這就無法說明，因就名之爲風，稱之爲運。所以，此人也終不能不信是有所謂牌運的。由此可知，命運云云，實在在在，祇是我們說不出他的因果關係，而於無可奈何時，所用的一個代名詞。如果我們相信世界上決不會有無因之果，那就可以相信，世界上決不會有所謂命運的。即以上述所謂打牌爲例，這也許因爲心理上的關係，祇因我們現在說不出來，就說他是風，是運。亦因如此，科學愈加進步，事物變化的因果關係愈加明顯，則命運也就愈加失其存在的餘地。

#### 四 最後的結語

由前可知，所謂命運，那祇是說不出因果關係時候的一個代名詞。至於列子力命篇所舉諸般之命，其實都不是命。如謂：「彭祖之智，不出堯舜之上，而壽八百。顏淵之才，不出衆人之下，而壽四八。」這那裏是什麼？這因智才與壽命，根本沒有必然的關係。再如「仲尼之德，不出諸侯之下，而因於陳蔡。殷紂之行，不出三仁之上，而居君位」。那也與命無關，這因德行與窮達，也不是有必然的關係的。要說這些都是命，那簡直是「無上的誤解」。講句笑話，彭祖之智，雖不出堯舜之上，但比堯舜懂得衛生，故壽八百。顏淵之才，雖不出衆人之下，但飲食比人粗心，故壽四

八。仲尼之德，雖不出諸侯之下，因爲不善「鑽營」，故因於陳蔡。殷紂之行，雖不出三仁之下，因爲善於「操縱」，故居君位。一一均有原因，決非無因之命。

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。」這是科學的精神。「命運」云云，這是「強不知爲知之」，是不合科學的精神的。不但不合科學的精神，且足妨礙科學的發展。這因大家都把「未知的」因果關係，一概委之於命運，那就無須乎「研究」。亦因如此，所以相信命運的人，一定是安於現狀的，甚而至於還是苟安之徒。反而言之，也祇有不相信命運的人，才會遇事必求其致此之因。雖然有些因，乃非目前的人力所能知的，但唯有求知，一切才有進步。凡所不知，概委之命，盡歸之運，則真理就永遠不會發見。正因命運是「不科學的」，所以信仰科學的人，就不相信命運。或謂命運既是不科學的，那爲什麼現在還有一些科學家相信命運呢？這一答覆，極其顯淺，那不是這些科學家的「科學精神」不夠，就是他們「別有用意」。這所謂「別有用意」，不是故意用以安慰人（這好像人們對着一位明知無法挽救的病患者，說賴上蒼的保護，這病是會好的），就是有意用來欺騙人。（這好像財主對窮人說：你的挨餓，是命運不好，乖乖聽話，修修下世）。至於馮友蘭先生所說：「知命可免去無謂底煩惱，所以易繫辭說，樂天知命故不憂」。這話在人情上是可以說的，在理論上是不足取的，因爲大家都是樂天知命，個人即使可以不憂，社會就不會進步，許多沒有知道的因果關係，也就永遠不會知道，這是

要不得的。

我常說各種學說思想的存在，都有各色社會經濟作背景。命運的「理論化」，他的背景就不外於農業生產。蓋在農業生產之下，人受自然的支配，有許多自然的變化，不時當時的人所能知道的，辛辛苦苦種下的稻子，一場大風，就可化為「烏有」。大風之果，人既不能預知，那就祇好說是命運了。在中國，垂數千年，所以星相卜巫，在我中

國，也就特別發達。至於現代的工業生產，情形就不相同。（此處爲了篇幅的關係，不想說明理由。）亦因如此，現代的英美人，不像我們中國人這樣相信命運，那也不是沒有原因的（在這裏也可知那不是命運註定的）。在這意義上爲要「不憂」，而求「樂天」，「知命」，這還是不足爲訓的（此段說明，不甚透澈，擬另文以論之）。

### 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破壞實況

爲確知廣島與長崎受原子彈轟炸之損失，英美會派遣代表團赴日實地調查，調查團報告已於去年七月出版，茲錄其統計表如左：

	廣 島	長 崎
使用飛機數	一架	一架
炸彈載重	原子彈一顆	原子彈一顆
每方英里人口密度	四六、〇〇〇	六五、〇〇〇
破壞面積(方英里)	四·七	一·八
死者	七〇、〇〇〇	三五、〇〇〇
失蹤者	八〇、〇〇〇	四〇、〇〇〇
傷者	七〇、〇〇〇	四〇、〇〇〇
		一〇二、〇〇〇
		一三〇、〇〇〇
		一、六六七噸
		二七九架
		八三、六〇〇

東京（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轟炸）